

张晓军 主编



# 军事情报学



军事科学出版社

# 军事情报学

主编 张晓军  
撰写 张晓军 李耐国  
申 华 刘心铭

军事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军事情报学/张晓军主编. —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1.12

ISBN 7-80137-521-1

I. 军… II. 张… III. 军事-情报学 IV. E8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4703 号

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青龙桥/邮编:100091)

电话:(010)62882626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鑫海达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版次:2001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印张:7.125

印次: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70 千字

印数:1-1500 册

书号:ISBN 7-80137-521-1/E·348

定价:12.00 元



## 导 论

本书结构体系的设计,力求体现军事情报学的学科体系结构。因为军事情报学学科体系结构,目前仍是一个正在探讨的课题,所以,本书的体例结构设计所体现的,实际上是我们对于军事情报学的学科体系结构的构想,反映的是我们对于该学科的体系建构的看法。

于是,在阐明本书体例结构之前,就须先阐明对军事情报学学科体系的构想;而要阐明对军事情报学学科体系的构想,则须先明确军事情报的概念。

### 一、军事情报

常识告诉我们,熟悉的东西会因司空见惯而不加深究,此即所谓习焉不察。人类对遥远的太空已经有了深邃的了解,而对人类自己的了解却并不深切;人脑能够认识大千世界林林总总的事物,但对于人脑本身的认识却最为欠缺;一门历史悠久、积淀丰厚的学问,其最基本的概念范畴,深究起来,却往往不无疑问,如文学中的“文学”,戏剧学中的“戏剧”,等等。

在军事情报学研究中,“军事情报”自然是基本和核心的概念。而对于这一概念的诠释,各种文献却不尽相同,甚至有相当大的出入。将各家诠释加以排比、分析,我们发现,其区别主要在军事情报的内涵方面:



(1)“军事情报”是仅指敌方情况,还是既包括敌方也包括己方及客观环境等情况;

(2)“军事情报”是指侦察的情况,还是指对已侦察的情况进行研判的结果,亦或是二者兼赅?

因文献众多,不能也不必遍举,这里仅将其堪称具有权威性和典型性的,按类臚列于下:

(一)将“军事情报”界定为“敌方”的情况。做这种诠释的,以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最权威、最典型,影响也最大。

(1)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情报是指我们对敌人和敌国所了解的全部材料,是我们一切想法和行动的基础。”<sup>①</sup>

(2)1979年版《辞海》:“以侦察手段或其他方法获得的有关敌人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情况,以及对这些情况进行分析研究的结果。是军事行动的重要依据之一。”<sup>②</sup>

(3)1989年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为保障军事斗争需要而搜集的敌对国家、集团和战区的有关情况以及对其研究判断的成果。它是制定战略方针、国防政策和各级指挥员下定决心、指挥作战的重要依据。”<sup>③</sup>

(二)认为军事情报不仅指敌方的情况,还包括我方及客观环境等情况。做这种诠释的,以《孙子》最权威、最典型,影响也最大。毛泽东创造性地继承了此种观点;当代西方关于军事情报的讨论也支持了这种观点。

(1)《孙子兵法·地形》:“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敌之不可

---

① 《战争论》上卷,解放军出版社1964年版,第71页。

② 《辞海》(1997年版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第870页。

③ 《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 I》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574页。



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战,胜之半也。故知兵者,动而不迷,举而不穷。故曰: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sup>①</sup>

(2)毛泽东《论持久战》:“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错误在于对彼己的无知,战争的特性也使人们在许多场合无法全知彼己,因此产生了战争情况和战争行动的不确定性,产生了错误和失败。”<sup>②</sup>

“灵活,是聪明的指挥员,基于客观情况,‘审时度势’(这个势,包括敌势、我势、地势等)而采取及时和恰当的处置方法的一种才能,即所谓运用之妙。”<sup>③</sup>

我们认为,如果仅仅把军事情报的内容界定为敌情,是不全面的;因为,若将“我们一切想法和行动的基础”,“军事行动的重要依据”,或曰“制定战略方针、国防政策和各级指挥员下定决心、指挥作战的重要依据”,仅仅设定在敌情,那么,言胜言败都会论证失据。《孙子》“知彼”、“知己”、“知天”、“知地”,毛泽东的“审时度势(这个势,包括敌势、我势、地势等)”,都准确地界定了军事情报的内涵。

我们的辞书之所以将军事情报界定为敌情,很可能是受到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的影响。但是,当代研究成果表明,西方军事情报学界已经修正了克劳塞维茨的界定。有的从理论上阐明军事情报的内涵并指出将军事情报界定在敌情的偏颇,有的则直接引征《孙子》的观点,作为军事情报概念界定的理论依据。

① 吴九龙主编:《孙子校释》,军事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82~18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90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94页。



1990年,美国的米切尔 I·汉德尔将军在《情报与军事行动》中,开宗明义先界定军事情报定义,他引述了如下一段话:

“没有完全的知己……己方的行动、计划,关于敌方的情报,是不全面、也是难于发挥效用的;敌人的所做所为,只是在对应于我军正在做的和将要做的,才有意义。情报供应必须面向全局”。<sup>①</sup>

1999年,在标志着信息战争时代已经来临的海湾战争 10 周年之际,美国出版了《战争中正在变化的情报角色》一书,该书是兰德公司“‘战略评估’丛书”(“Strategic Appraisal” series)中的一种。书的第六章,以孙子兵法的“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为引言,认为“知彼”、“知己”、“知天”、“知地”,仍然是军事情报的最重要的内容,并明确指出:

“关于己方部队的能力,局限和位置的准确情报的需要,和‘知敌’同样重要。”<sup>②</sup>

(三)我国最近出版的工具书对“军事情报”内涵的解释,已经不仅限于“敌方情况”,其中,以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7 年 7 月版《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的释义最为精当,但也需略加修正。

(1)1997 年 7 月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军事百科全

---

① 原文为“Intelligence about the enemy is incomplete and ineffective without full knowledge of one's own …… operations and plans. What the enemy is doing is significant only in relation to what one's own forces are doing or planning to do. Intelligence must be supplied to a total situation…” 参见 Intelligence and Military Operations, Edited by Michael I. Handel, London, Frank Cass and Company Limited, 1990, P. 1.

② 原文为:As important as knowing the enemy is the need for accurate information on the capabilities, limitations, and location of one's own forces. 参见 The Changing Role of Information in Warfare, Edited by Zalmai M. Khalilzad, John P. White, Washington: RAND 1999, P. 159.



书》：“对获取的军事斗争所需情况进行分析判断的成果。是进行战略决策、制定战略计划、筹划和指导战争、指挥作战的重要依据。按使用范围，分为战略情报、战役情报和战术情报；按军种作战需要，分为陆军情报、海军情报、空军情报和战略导弹部队情报。”<sup>①</sup>

(2)2000年8月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军事辞海·军事综合卷》对“军事情报”的释义：“为保障军事斗争需要而搜集、研究、加工、整理的敌方情况和其他有关的情况以及研判结论。是制定军事战略、国防政策和各级指挥员下定决心、指挥作战及其他军事斗争的重要依据。”<sup>②</sup>

《军事辞海·军事综合卷》与《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同一词条的释义，虽看似大体相同，但在揭示军事情报的内涵时，在“敌方情况”后面，加了“和其他有关的情况”。“敌方情况”与“有关的情况”，在语法关系上由偏正变为并列，意在说明军事情报的内容不限于敌方情况。所以，也就避免了后者的偏颇。但《军事辞海·军事综合卷》的定义，累赘而重复，有违辞书语言的简洁准确。倒是比它早3年出版的《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更简明扼要。但是，《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将军事情报，界定为“对获取的军事斗争所需情况进行分析判断的成果”，则涵盖面偏窄。军事情报既应该包括“对获取的军事斗争所需情况进行分析判断的成果”也应该包括“搜集的情况”。因此，应改为“为保障军事斗争需要而搜集的情况及其研判成果”。因为，释义在保证准确的前提下，还要兼顾人们的语言习惯。如果军事情报只是对情况的研判结果，那么，凡是未经研判的军事情报都还不能说是军事情报而只能说是军事情报素材，这样一来，有很多说法都要改变，

① 《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79页。

② 《军事辞海·军事综合卷》，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0页。





如“军事情报侦察”就要改为“军事情报素材侦察”等等，而这是不符合人们的语言习惯的。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军事情报应以敌方情况为主（因为要突破敌方的战争迷雾，方可获得）但不仅限于敌方情况（还应该包括我方及相关客观情况）；不应仅指对情况的研判结果，或仅指搜集到而未经研判的情况，而应二者兼赅。

所以，我们将“军事情报”定义为：

为保障军事斗争需要而搜集的情况及具研判成果。是制定国防政策、战略决策和指挥作战的重要依据。

## 二、军事情报学

“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sup>①</sup>军事情报学的研究对象是军事情报。它“是研究军事情报特性，揭示军事情报工作规律，并指导其实践的科学”。<sup>②</sup>

军事情报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情报实践几乎是伴随人类的发展历史而发展的，军事情报理论是在军事情报实践基础上的理性思索和总结。在被称为我国兵学之祖的《孙子》中，就已经有了成体系的军事情报思想，近代西方的兵学经典《战争论》里也有关于情报的专门章节，毛泽东创造性地继承发展了中外军事情报理论，他关于军事情报的精辟论述，成为毛泽

---

<sup>①</sup> 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09 页。

<sup>②</sup> 糜振玉、刘继贤主编：《军事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科概要》，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58 页。



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外长期的情报斗争实践则为军事情报学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因此,军事情报学是一门有丰厚历史积淀的学科。

然而,军事情报学作为“军事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科”,被正式确定为军事学的二级学科,则仅有大约 10 年的历史因此军事情报学又是一门新兴学科;军事情报工作,是时效性和实践性都非常强的工作,对情报工作单位来说,重要的是有效的情报保障体系,而不是情报学的学科体系。这就使的军事情报学学科体系的构建,仍然是一个有待探索的课题。

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7 年版《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基本上反映了我国目前军事学学术研究的基本状况。该书对“军事情报学”词条的释义如下:

研究军事情报工作规律和指导规律的学科。军事学术的组成部分。研究对象是军事情报工作实践。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军事情报的本质及其在国防建设、军队作战中的地位和作用;军事情报工作的规律;军事情报工作的原则和方法;军事情报工作系统的建设和管理;军事情报学与相邻学科的关系;军事情报工作的历史及发展趋势等。基本任务是揭示军事情报工作规律和阐明指导军事情报工作的理论与方法,用于指导军事情报工作实践。

军事情报学在军事学术领域中与军队指挥学、战略学、战役学、战术学、军制学、军事运筹学等学科有密切联系,与社会情报学、科技情报学、信息论、控制论等也有紧密联系,而且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sup>①</sup>

一门学科的学科体系构成直接关系到该学科建设与发展方向的确立,直接影响着学科建设规划的制定以及学科队伍的发

---

<sup>①</sup> 《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 卷,第 379 ~ 380 页。



展和建设。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军事情报学的学科体系构成的确是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

### 三、军事情报学学科体系

“科学分类。每一门科学都是分析某一个别的运动形式或一系列互相关联和互相转化的运动形式的,因此,科学分类就是这些运动形式本身依据其内部所固有的次序的分类和排列,而它的重要性也正是在这里。”<sup>①</sup>

在思考军事情报学学科体系建构的时候,我们至少要兼顾如下两方面的考虑:一是内在逻辑结构,二是实践适应性能。

除上述两点而外,这一体系还应该具有面向未来发展的前瞻性,之所以没有将这一点与上述两点并列在一起,是因为以上两方面的考虑,都离不开这一具有方向性的方面。

#### (一)内在逻辑结构

从学理的角度,设计出一门学科的严密内在逻辑结构,是科学地建构该学科学科体系的重要一环。设计一门学科的严密逻辑结构,则必须先明确该学科在更高一层学科体系(或知识体系)中的位置。同样,思考构建军事情报学的学科体系,也应该首先明确军事情报学在军事学学科体系中的位置。

按照1989年国务院第八次学位委员会的决定,军事科学下设8个一级学科。按照糜振玉、刘继贤主编《军事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科概要》,这8个一级学科是:军事思想及军事历史、战略学、战役学、战术学、军队指挥学、军制学、军队政治工作学、军事后勤与军事装备学。军事情报学与作战指挥学、军事通信学、

<sup>①</sup>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93页。



军事运筹学、军事密码学等一道,隶属于军队指挥学之下,为军事学这一学科的二级学科<sup>①</sup>。1997年7月,国家颁布了新的学科专业目录,在这一目录中,军事情报学在军事学学科体系中的位置没有变。

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军事革命时代的发展趋势,以及军事情报在现代战争中的实际运用(如武器本身的信息处理系统与单兵的战地实时情报获取与处理等),已经使军事情报学对军事指挥学的隶属关系,显示出不能完全合榫的一面,加之军事情报学本身所蕴涵的广阔而纷繁的研究内容,军事情报学完全具备了军事学一级学科的资质。但是,这只是我们的学术思考。在国家对军事学学科体系做出相应修改以前,只能将军事情报学放在隶属于军事指挥学之下的二级学科的位置,并以此为基点来思考设计它的学科体系问题。

其次,构建一门学科的学科体系,还需要从学理的角度来理清该学科内部的逻辑组合序列关系。

按照学科构成的常规,一门成熟的学科至少应包括以下子学科(研究方向):

- (1) 历史研究
- (2) 理论研究
- (3) 方法研究
- (4) 相关知识研究

比如,在社会科学中历史最久、成熟度最高的“老字号”学科,如文学、历史、哲学,就都是如此。仅以其中的文学学科构成为例,它包括:(1)文学史、(2)文学理论、(3)文学创作及文学研究方法、(4)相关知识研究,尤其是历史、哲学研究。以上四项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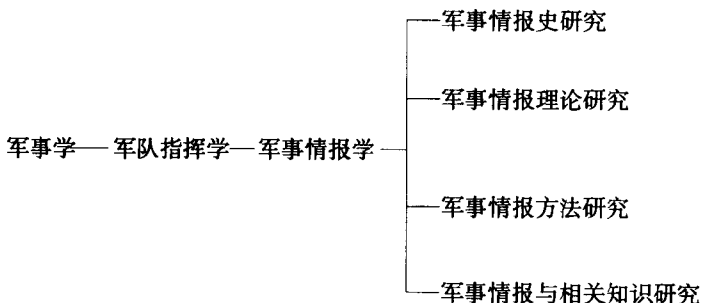
---

<sup>①</sup> 参见廉振玉、刘继贤主编:《军事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科概要》,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均可等而细分,比如其中的文学史又可分为文学理论史、文学创作史、文学研究史等;而这三项又均可再循序细分,如按照时间分为文学通史、文学断代史等;按照地域或国别分为地域或国别文学史,如欧洲文学史、中国文学史、台湾文学史等;按照文体分为诗歌史、散文史、小说史、戏剧史等。

按照以上两方面的综合考虑,我们倾向于这样一种军事情报学的学科体系构成方案:



## (二) 实践适应性能

从学理的角度设计出军事情报学的内在逻辑结构,只是为军事情报学体系,提供了逻辑起点和基本框架。再进一步,或者说是更重要的一步,是切实充分考虑该体系的实践适应性能的问题。所谓“实践适应性能”,说得通俗一点,就是该学科的学科体系所具有的充分体现面向工作现实及未来发展需要的性质和功能。

目前,同在军事情报学的名称下,各学位点的研究重点(或曰学科核心)却有所不同。同名专业的相异之处,主要是由侦察与处理情报手段的不同造成的。

据此,我们仅以情报分析与整编为主要方向为例,将军事情



报学的学科体系,试做具体说明如下:

### 1. 军事情报史及军事情报思想史

军事情报史与军事情报思想史二者分中有合。分之可以是两个研究方向:军事情报史是指人们搜集与运用军事情报的历史,军事情报思想史是指人们对于军事情报的理性认识与科学概括的历史;简单地说,就是军事情报实践史和军事情报理论史。合之则更有其合理的一面:实践产生理论,理论推动实践,二者交相为用,难分彼此;离开春秋时代的情报实践活动,很难理解孙子的军事情报思想,离开中国革命战争中我军的军事情报活动,也很难理解毛泽东的军事情报思想,反之亦然。

### 2. 军事情报学理论

军事情报学理论,包括军事情报的内涵,性质、作用,大情报思想,军事情报的获取、分析、传递理论,情报战理论,军事情报与战略、战役、战术的关系,情报战与信息战的关系等多方面的理论研究,还包括中外情报理论研究和中外情报理论比较研究。

### 3. 军事情报学方法

包括军事情报学研究方法与军事情报工作实践方法。就情报整编方法而论,主要包括文字整编方法和声像整编方法。由此又可以派生出四个方面的研究:

(1)情报语言学研究方向的系列研究。比如可以从语义、语法、修辞及编辑写作等方面来展开军事情报语言与写作特点的研究;还可以进而展开更加具体的研究,如情报文本研究,语言的无意暗示与情报线索的捕捉、语言歧义现象与情报研判及情报语言表达、错别字的语言心理机制与情报语言的表达、外语文本对汉语译文的制约及其对策等等。

(2)逻辑学与军事情报研究。我们所说的逻辑学,包括形式逻辑、辩证逻辑和数理逻辑,具体的研究课题可以分为军事情报材料的研判及军事情报文本制作中的语言表达研究两方面。



(3)声像资料的剪辑与合成以及各种声像仪器设备的使用。这方面的具体研究课题,有声像编辑理论及方法的研究、声像文字解说的写作方法研究,各种声像仪器的综合运用知识等。

(4)计算机在军事情报学上的运用研究。新军事革命已经到来,“推动这场正在进行中的革命的动力就是微处理机”,“实践表明,‘计算机中一盎司硅产生的效能也许比一吨铀还大’,携带计算机的士兵多于带枪的士兵的那一天也许会到来。”<sup>①</sup> 计算机在军事情报上的运用前景十分广阔,在军事情报生产与研究的各个环节上,计算机都是大有作为的。因此,军事情报学的学科建设,必须高度重视计算机的教学及相关课题的研究。具体到与情报整编相关的课题,我们设想至少有两个大的方面:一是与呈送文本制作、处理相关的课题,这方面需要计算机程序研究与情报语言研究及声像编辑研究结合,如多媒体与声像编辑方法,计算机的字、词、句校对系统的研究;二是与情报分析、综合、研判相关的课题,这方面更多地需要与相关背景研究结合,如相关资料的网上截取,情报资料的分类储存等。

#### 4. 相关知识研究

将对相关知识的研究,作为军事情报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至少基于以下理由:(1)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学科分工越来越细的同时,还出现了各种学科相互交叉融合程度越来越高的趋势,这种交叉融合,已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相邻学科间的紧密联系(如传统意义上的所谓“文史哲不分”),而是一种全新的交叉融合——其融合的面之广、融合的紧密程度一体程度之高、融合的学科跨度之大,均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态势,如人工智能、克隆技术、以及日本着眼于21世纪发展而在其高校新成立的“社会理

---

<sup>①</sup> 朱光亚:《当代工程技术发展与新军事革命》,刊载于《中国军事科学》1996年第1期。



工学”(参见教育部副部长周远清《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形势》)。(2)军事情报工作的性质,要求业务人员必须具有广博的知识储备,该专业人员素有“杂家”之称。在这个专业里,“杂家”之“杂”,已是公认的“专家”之“专”的重要标志。(3)世界形势的发展表明,国家安全除了军事因素而外,经济、文化等因素的作用越来越引人注目,所以,有不少有识之士认为国家安全的概念应该重新厘定,与此相应,我们也应该确立新的“大情报观”;而这种“大军事情报观”又与工作实际相吻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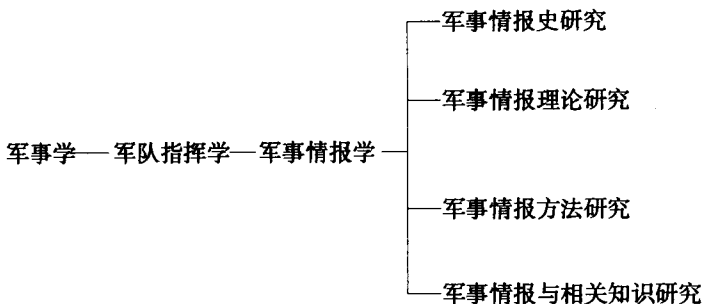
正是基于以上的理由,在军事情报学的学科体系构成中,应该设立相关知识研究这样的研究方向,以形成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历史、风俗、宗教等)兼备的完整研究格局。

以上是我们对于军事情报学学科体系构成及在该体系下所派生的相关课题研究的思考。这里,需附带说明的是,学科体系应该是稳定性和变动性的统一。学科体系的相对稳定,体现着我们对该学科严密、周到、科学和相对成熟的把握;从特定的角度说,我们在思考中之所以要兼顾学理的逻辑严密、对工作实际的尽量适应,甚至将面向未来发展的前瞻性作为思考的方向性要求,也是因为要力求使我们所构建出的学科体系能够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是,这一体系又不能是固定不变的,因为,固定的、封闭的体系不仅有悖于面向未来发展的要求,也会使体系自身走向严密、周到、科学的反面。所以,我们对学科体系的思索永远也不能停止。

#### 四、本书的结构体例

经过上文的论述,读者已经知道了我们对军事情报学的学科体系的设计:





在此基础上,我们对本书的结构体系的设计也就呼之欲出了:

第一、第六两章为一组,首尾呼应,集中讨论军事情报与军事斗争之间的关系以及军事斗争的新发展对军事情报工作和军事情报研究提出的新要求,为军事情报在军事斗争中的性质与作用定位。具体地说,“第一章,军事斗争与军事情报”,论述战争与军事情报、军事情报的概念、军事情报的性质和作用及军事情报的分类;“第六章,信息战争与军事情报”,论述军事信息化、军事信息技术、信息战、信息战争时代军事情报的特点及信息时代的新形势对军事情报活动和军事情报研究提出的新要求。

第二、第三两章为一组,集中讨论军事情报史研究问题,即军事情报实践史与军事情报思想史的研究。其中,“第二章,军事情报史”,论述中国古代、近代军事情报史及世界军事情报史;“第三章,军事情报思想史”,论述中国军事情报思想史及外国军事情报思想史。

第四、第五两章为一组,集中讨论军事情报方法问题,即军事情报获悉方法与军事情报研究方法。其中,“第四章,军事情报获悉”,主要论述军事情报的搜集、侦察、识别、研究、预测、编写等等;“第五章,军事情报学研究方法”,论述军事情报学理论